



# 铁路人的宁园

殷秀玲

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北宁公园,最初名为“宁园”,1932年由北宁铁路局扩建为综合性公园,扩建后启用“北宁公园”之名。河北区还有一家隶属于铁路系统的百年历史工厂——津浦大厂(新中国成立后改称铁道部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),几乎与北宁公园同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被分配到该厂工作,可以凭工作证免费游览宁园。那时候,宁园消夏晚会正盛行。晚会分散在多个表演点,既有规模宏大的主舞台,也有精致的小舞台,歌舞节目丰富多彩。演员阵容虽不都是专业大腕,却充满活力——其中不乏厂里职工的身影。他们热情洋溢,载歌载舞,为夏夜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1987年秋和1988年秋,厂里连续两年在北宁公园火车站运动场举办职工运动会,并邀请职工家属一同入园观赛。当时厂里有五六千名职工,再加上家属,同一天集中涌入公园,让北宁公园真正成了厂里人的乐园。

运动会将持续一整天,各单位为职工准备了丰盛的午餐。有的职工参加完开幕式便带着孩子游园去了,有的人看完几个精彩的竞赛项目,也加入了游园的队伍。下午的运动场显得格外清静,而各个游乐场所却人声鼎沸。湖面上一家一船其乐融融、情侣二人共乘一舟,造型可爱的“鸭子”脚踏船,还有双桨摇曳的小木船,悠闲地穿行于湖面与桥廊之间。儿童游乐区更是热闹非凡,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尽情玩耍,小火车、碰碰车、小飞机、旋转木马……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。这一天,身着铁路制服的身影遍布公园各个角落,职工们带着家人,在北宁公园度过了一段悠闲愉快的游园时光。

当运动员们在宁园畅观楼享用午餐时,大家不约而同地聊起曾在此担任服务员的许丽丽——这位从畅观楼走出的天津籍著名歌手。提及她的成名经历,整顿饭仿佛蒙上了一层星光,让在场众人既感亲切,又带着几分与有荣焉的自豪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厂里职工不再享受免费入园的待遇。此后宁园管理体制调整,从铁路系统划归地方管理。但对于几代铁路人而言,这座公园承载着太多的集体记忆:九曲胜境、紫阁长春、待月迎风、鱼跃鸢飞、蓬湖叠翠等景观,都铭刻着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如今,宁园仍是铁路人最钟爱的休闲胜地。徜徉园中,他们幸福地谈论着铁路往事;抬头望见北宁公园高架桥上飞驰而过的高铁、动车时,更让这些老铁路人满怀自豪。这些承载着时代速度的列车,正带着几代铁路人的梦想,从峥嵘岁月驶向璀璨未来。

推着轮椅转过身来。我不假思索——千不该,万不该,忽略了我推着的轮椅上,正坐着一位老人——我竟然,竟然,十分快速地,推动轮椅,转了一个180度的弯……

就是这个十分失手更万分失礼的动作,让我两年多来只要一想起,就无比歉疚。在我转动轮椅的那短短两秒钟时间里,我从旁边的一面镜子里,清晰地看到老作家因为我这突然的快速的转动,紧紧闭上了双眼,皱起了眉,微微张了张嘴。

这是一个明显受到惊扰的应激、不适的表情。

那一刻,我心惊,胆战,脸红。我几乎不敢跟老作家合影。

我歉疚于给老人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的惊扰,更歉疚于源自我心的一种可能的共情:一位身体不便的老人,受控,或者说失控于一个莽撞无礼的并不熟悉的人。

我的心里,从此刻下一个深深的歉。

它不是关于一个小孩子,肚子饿与饱,瘪与鼓的口腹之欲的欠,也不是关于一场自然农事,只能听天由命但终究时过境迁的歉。这个歉,道不出口,挥之不去。

都是因为,阅历人间越久,我们的心思,不必说对一个人,哪怕是对一个字,也越来越深邃和深情啊。

盘桓了一整个冬天,直到春来,播种。我替我自己,替父亲母亲,替全村人,盼一个丰年。

## 三

许多年以后,有另外一件事,在我的心里,已经盘桓了更久。

我从出版社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,我最尊敬和喜爱的一位著名老作家,远道而来,要到一所大学里举办文学讲座。在晚上的讲座之

# 歉

李辉

前,他要在下午参观这所大学的校园和图书馆。

于是那天下午,我有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近距离接触这位文坛名家:我和朋友以及校方的工作人员一起,轮流推着轮椅上的作家,全程陪伴他参观——将近八十岁的老作家,腿脚有些不方便。

在图书馆的前厅,参观即将结束的时候,我提出请求,跟作家单独合一张影。

当时,我推着轮椅背对着图书馆的玻璃窗,帮我拍照的朋友说这样逆光,要我

有浮世妄

人,自谓能隐。众皆嗤之,问其隐身之法。

妄人答曰:

“吾身立于万家灯火,亦燃青灯一豆。光虽微弱,终可汇于星河流烁,不复为独坐之客。此融小我于大我,岂非隐身哉?”

# 隐身

李响锦

众乃笑:

“此非随波逐流者乎?”

妄人正色

曰:“夫随波逐

流者,有如无根之木,此乃失其本心者。失本心则丧己,融大我则成己。吾守本心而向善,随星河以共明,岂随波逐流者乎?”

些,就会多懂一些。

深秋的夜晚,我家院子里灯火明亮。我帮父亲母亲,把白天从田里收回的玉米,一一去皮,码放成垛,这是我们全家一年最重要的收获。我初中一年的学杂费,玉米有着很大的功劳。

父亲有一些叹息:今年雨水少,玉米个头没有往年大,颗粒没有往年饱满,歉收得厉害。

我第一次听说“歉收”这个词。其实我不知道是欠还是歉还是什么情,很可能是

欠吧,我还没学过——但是我明白,那一定是丰收的反义了。

那也一定是我们村里人最讨厌最失望最头疼的一个说法。那个晚上,我对这个词已经有了隐隐的担心。词典上写着,歉收,是歉,而不是欠,那就不是吃一根麻花可以弥补的了。歉收的歉,它让我们全村人,我的父亲母亲,在过去的一年里劳而少获,在以后的一年里必须精打细算。

“歉收”在我的脑子里

“全脂手臂”形容上臂内侧及后侧脂肪堆积、线条不太紧致的状态,因其松软的形态与全脂牛奶带来的饱满感相似而得名。该词折射出当代年轻人,尤其是女性群体,对于身体细节的极致关注和审美焦虑。该词并非专业的医学术语,而是一种大众化的、略带自嘲的形象描述,常见于健身、减肥等生活方式的讨论中。

小孩子不懂的,长大一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一个小孩子,还不懂得歉,不懂得“歉疚”,更不懂得“歉腹”,只记着欠,欠肚子一顿饱,欠馋虫一顿美味。等攒够两毛钱,补上这个欠,小孩子的小日子,就重新幸福和圆满了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对,只是欠,并不是歉。

## 网络新词语

# 全脂手臂

赵超

“全脂手臂”形容上臂内侧及后侧脂肪堆积、线条不太紧致的状态,因其松软的形态与全脂牛奶带来的饱满感相似而得名。该词折射出当代年轻人,尤其是女性群体,对于身体细节的极致关注和审美焦虑。该词并非专业的医学术语,而是一种大众化的、略带自嘲的形象描述,常见于健身、减肥等生活方式的讨论中。

是针锋相对而又据理力争。我也积极参与讨论,并且发表意见。会后,我把这些意见,结合我们平素讨论的心得,写成《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若干意见》一文,分别就概念、模式、类型、布局等重要问题抒发己见,并且把列宁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》作为典型,深入给以阐释。我并非拘泥,选择马克思、列宁也不是因为他们是“伟大领袖”,而是视其为极好的学问家来发挥其精义。所以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说:“每当我阅读列宁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》第一版序言,总是被他那永远不知满足的科学追求精神所感动。”这也并非套话,而是我的内心独白,过去如此,现在仍然如此。此文随后经由《历史研究》刊发,在学界颇获好评,有些院校曾采用作为博士研究生指定参考教材。

在“文革”后学术拨乱反正方面,过去中外学界比较重视我在《华中师范学院学报》上发表的那篇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努力研究

辛亥革命史》,其实我为《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》花费的心血更多,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也更为艰苦。可惜当今很多年轻学者,热衷于搬取外国学者的学术模式与范畴,却不重视通过自己的活学实践摸索真正属于自己的门径与逻辑,因此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,乃至削足适履,敷衍成章,徒然制造学术赝品。

我对博士生的挑选也是不拘一格,看重的不是考试成绩,而是其总体素质与学术禀赋。例如何建明与郭国灿原来是攻读哲学史的,张富强原来是攻读世界古代史,毕业论文更是有关地中海考古,与中国近代史相距甚远,我都看好其各自潜在优势,优先给予录取。何建明为萧蓬父的硕士生,受过良好的哲学史训练,其师亲自推荐从我攻读博士。哲学史重总体把握,但容易流入空疏,他来华师后在考据实证上狠下功夫,所以对中国近代佛、道两教的历史研究很快就崭露头角。国灿则是我亲自指导的年龄最小的学生。

## 三十八

于德福飞快地眨眨眼说:“嗯,别看我没事爱瞎胡咧咧着玩儿,要紧的事我可不会乱讲,你问的事我还真说不太清楚,还是别听我瞎说为好。”

马怀云又引逗着说:“我听说李金才身上长着瘰人毛,村里人谁见他都害怕,这毛长啥样你见过吗?”

“屁话!他身上要是真有那毛,我一把就给他薅下来!”

马怀云听了呵呵地笑了:“这话我还真信,那天我就亲眼看见你面对面地跟他闹,看你凶巴巴的,不曾想,到了真事上也同样怵他一头,看来李金才真不是一般,不一般啊!”

于德福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,急赤白脸地说:“你说我怕李金才?你这是看不起我呀?”

“嗨,你不用着急,其实我也知道,我不过是个外人,别因为我得罪李书记,将来不给你好果子吃,你嘴上说不怕,其实也是瞎话,不难为你们了,接着喝吧。”马怀云说着转身就要往外走。

于德福一看嘿嘿一笑:“走了好,省得我费唾沫。”

回到住处,马怀云仰面躺下,想眯一会儿,但却睡不着,又琢磨李金才到底为啥跟自己不交心呢?他觉得陈慧珍和自己是老同学,应该和自己说几句透底的话。于是,起身就去了小卖部。陈慧珍刚想坐下歇会儿,见马怀云来了,赶紧起来,拉把椅子,示意马怀云坐下,然后倒杯水递过去。

马怀云问:“老同学,你说李金才这人怎么样?”

陈慧珍根本没打奔儿,爽快地说:“李书记这人不错的,很有魄力,也很有本事,要不怎么能一运气儿当好几任村干部。”

“你对三剑客怎么评价?”

“三剑客就是酒友,他们拜了盟兄弟,肯定走得近。”

“给我的印象,三剑客这也不怕那也不怕,怎么我问到那天刘长海在村委会说李金才打的算盘,是指的啥事,他们就都不说呢,你能不能告诉我底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杨伯良著

# 情暖陈家湾

连载

连载

# 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
章开沅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四十六、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(3)

实际上我的“试点”并非孤军作战,许多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也在为此奔走呼号,借以扩大声势。1983年8月,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“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”。根据黎澍建议,此次会议重在讨论交流而无需提交正式论文,参与者只要交个提纲就可以了,论文可以在会后撰写。会议果然开得生动活泼,大家畅所欲言,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